



示读者以大信

阅读卷

南方周末 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示读者以大信

——阅读卷

南方周末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示读者以大信：阅读卷/《南方周末》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8

(《南方周末》文丛)

ISBN 978-7-5458-0418-8

I. ①示… II. ①南…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3170 号

示读者以大信——阅读卷

编 者 《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 沈佳茹

封面设计 一步设计

技术编辑 丁 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8-0418-8/I·147

定 价 28.00

《南方周末》文丛编辑委员会

总 策 划 王更辉 黄 灿 向 熹

主 编 陈明洋

编辑委员会成员

王更辉	黄 灿	向 熹	陈明洋
毛 哲	伍小峰	向 阳	郭光东
邓 科	朱 强	吴志泉	张 英

执行主编 张 英

总序

陈明洋

老实交待吧，这套丛书的缘起，跟《南方周末》创刊二十五周年有关。

创刊二十五周年，逢五，“南周”未能免俗，搞了一些纪念性的事情。先是在紧邻生日的那一期，打了一个纪念包，在二十五年里各选了一点紧邻生日那一期内容的只言片语，并于每版的上部；头版则是一篇编辑部文章，题曰“生于1984”。

生于1984，说了个大实话，并由此声称自己是“一份80后的报纸”，顺手捡了个现成。记得惹起过一些非80后的读者朋友的非议，但我想，以他们的天纵神武英明，对我们的这一点小九九，应该洞若观火。要我这个个中人老实交待的话，跟80后攀个同年，也不过是“南周”想跟年轻人，包括非80后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的意思，属于淘气——也许算不上是“精致的淘气”——一类，不是要刻意排他的。办报，自然是要人看，谁不想男女老中青华洋通吃呢！

那大实话里也有一些别的意头在里边，也是个现成，我们的读者恐怕是一望而知的，这也属于一种淘气。奥威尔的《1984》，精不精致不知道，知道的是，这是一种年份的偶合，却无疑义。

告别1984，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大故事；生于1984，“南周”书写着中国的大故事。噩梦慢慢醒来，拿破仑对睡狮的预言，似乎正在兑现。中国人敢做梦了，中

国人能圆梦了。为“南周”幸，为国家幸，“南周”提出了“中国梦”这个概念。在上海文广传媒的支持下，我们在上海向“中国梦”的践行者致敬，也以此作为我们二十五年生日庆的一部分。

以国家作为梦的前缀的，听得最多的是“美国梦”；“中国梦”，一望而知，也是现成，也是挪用，也许也是淘气。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像从乌托邦的虚空中着地的安泰那样，缓释出力量；像一个还在为青春痘烦忧的少年一样，勃发着生机。这跟一个早已在地的巨人，跟一个健康成长的少年，私心觉得，也许是可以分庭抗礼的，当然，也可以握手言欢。这两个伟大的国家，难免拥有一些共同的梦想——不是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吗——当然，有实现梦想的不同道路。殊途而回归，大约归于人。

这回归的路，是人道——是人像个人的样子的道，是让人能像个人的样子的道；是人不是被缚的、不是被养的、不是被“被”的，不是跪着的、不是一个人站着的、不是几个人站着的，是所有的人都站着的……道。

有些路是挤的，有些门是窄的，人的道是难的。但总有一拥再拥三拥而上的，总有破门破窗破头而入的，总有分身粉身焚身以殉的。悲欣交集，非黑即白，或者灰色，平淡如水，忽而绚烂，忽而绚烂归于平淡，是人的故事。

生于1984，有生以来，“南周”记录着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记录着人像个人的故事，国家像个国家的故事。除此而外，它能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呢？

我曾经说过，《南方周末》是个补集。那一年的2月11日，它甫一出世，就是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补充的；自此以来，它也不过是以尽可能专业的方式，做了点同业不能做的，不愿做的，有时候是不敢做的，或者忘了做的。补充而已，借用一个数学的术语，是为补集。以后，补集似乎成了它的宿命，或者，竟是一份使命。

“南周”奔三了，幸耶非耶，同业与“南周”的交集越来越多，“南周”能“补”的就越来越难，也越来越少；只是使命难卸，宿命难免，“南周”同人一如既往地找

着，补着，找补着……

矫情点说吧，写着写着，就想到曹雪芹笔下无材补天的石头。女娲炼就了三万六千零一块，补天剩下的那一块，自怨自悼之际，遇了两位肢障人士，不是“被”，自请被携去红尘走了一遭，于是，中国出了个《石头记》。

“南周”当然不是《石头记》。我们这里首先结集的，都是“南周”第二十五周年里刊出的各色东东，算是今年的那些补集，或力求成为补集的补集吧。作为“南周”年度丛书，亦以为“南周”创刊二十五周年的又一个纪念。

顺便卖一句广告：从这一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分门别类，选编这些各类补集，年度作一合观，以见我们努力找补的一点成绩，以作读者了解中国的参考。跟平时一期一期或应时应景又不可预测而发的一篇一篇（自不是连载），这用心合辑的“南周”年度丛书，虽不“新奇别致”，应该也是别有生面的吧？花些银子，不一定冤枉。

再废话一句，是为序。

2011年4月19日于陈留居

目 录

总序·····	001
第一辑 学术规范·····	001
学术反腐路漫漫——我的“打黑”经历·····	003
一位学术诚信官员与八宗剽窃案·····	011
第二辑 非虚构·····	019
中国的“川”有没有入世界的“海”？ ——评陈方正《继承与叛逆》·····	021
体温日本·····	027
示读者以大信·····	032
读刘丽英回忆录·····	038
关中模式与田园诗的幻象·····	044
世道剧变，人心尚古·····	047
“裸猿三部曲”的警世基调·····	050
“学问若不转向爱，有何价值？”·····	053
上水船歌美如斯·····	057
寻找“总理遗言”案的真相·····	060
文人传统的绝唱·····	063

现代话语包装下的传统政治	066
行走在现实与历史之间	071
是梦华录,也是思痛录	072
一个平民的自由理想	075
公司举,则天下兴	079
读陈乐民先生的最后两本书	082
价值关怀与实证研究	086
美国最高法院全面保守化了吗?	090
中国做对了什么——解读《中国经济制度》	094
借胡同台妹的眼省视两岸同胞	099
 第三辑 人与书	 103
左右为难的乔姆斯基	105
从“留守儿童”到诺贝尔桂冠	111
我读王世襄	115
97岁老人的青春活力——读刘绪贻口述自传	121
珍·莫里斯的独特行走	123
束星北之后,还有李扬鉴	126
德意志使命的领受者——读《荷尔德林后期诗歌》	129
 第四辑 小品	 133
独一无二的松子——写给毕业班同学	135
畅销之罪	139
谁给日本起的名	142
语言是无须“保卫”的	145
不着四六的“四六体”	148
国学的学与术	151
假如孔子看见《孔子》——兼谈我们需要怎样的国学	156
“遗民不世袭”:一条被遗忘的历史规律	163

爱因斯坦都办公司了	171
《三国演义》的“性之病”	174
第五辑 秘密书架	181
从德热拉斯到王年一	183
我喜欢的几本书	187
从经典到经验	190
我的“秘密书架”	194
民主：古代的，现代的	198
《金刚经》的无言意蕴	202
陈方正的书单	206
林沛理的书单	211
王曾瑜的书单	215
刘绪贻的书单	218



第一辑

学术规范

学术反腐路漫漫

——我的“打黑”经历

吴迪（启之）

打假还是打黑

起初我说“学术打假”，后来我说“学术打黑”。这一改变跟我的遭遇有关。如果你在报刊上揭露了某些人的抄袭剽窃，你的4个车胎在一周内全部报废，相信你跟我一样，也会改成“打黑”。

关于我的车胎被扎。我的学生们坚信与我那篇小文有关，据他们推测，一定是某位相关人士，雇了个上不了戏的“北漂”，告之以敝车的停放地点和车牌号，于是人家就在那个和谐温馨之夜，为每扎一个几十块的价格，向我的车胎下手——侧面入刀，刀口寸许。因为首次作案，心慌意乱，只扎了3个。过了两天，又给那个漏下的补了两刀。

我对上述推测深表怀疑。在学术论坛做嘉宾的时候，还与人家辩论。我不相信，学界会跟黑道沾边。可70后、80后都笑我幼稚。他们说，我这是对身份的自恋，是对黑道的歧视。他们教训我：什么叫黑道？黑道就是用不法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校长、院长、教授、博导也有此种需求，如果这需求拿不上台面，你凭什么不允许人家涉一涉黑？

在学生们的批评教育下，我提高了觉悟：近十年来，权学交易之盛，抄袭剽窃之众，学界脸皮之厚，学人人心之险，似乎只有“黑”才能搔到痒处。

第一篇小文,4个车胎被扎

我的那篇小文发在2006年第6期《当代电影》上,署名吴迪(启之)。题目是《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电影研究中的抄袭与剽窃》,文中点了林先生、倪副教授、何教授、黄教授4人的名。拙文问世后,出了几件可歌可泣的事——

最令人感动的是,何教授给编辑部和我来电。说他恨不能马上飞到北京,向被他抄袭的鄢先生赔礼道歉。他还写了一个检讨,答应在《当代电影》上发表。

最令人可怜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前影视所的梨枣先生给《当代电影》的主编和我来信,信中披露,倪副教授的《中国电影史》还剽窃了他的《中国电影电视》,抄了他9000余字。但是,他诚恳地要求,“还是以吴迪、启之的名义揭露,不要暴露他”。(此先生将吴迪、启之当成了两个人)

最令人佩服的是,一名“从事影视教学的教师”给编辑部的来信。此信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我那篇小文是“话语霸权并且有较强的人身攻击性”,针对我将抄剽者的单位、职务、学位、职称公之于众的做法,质问我,是否想“给单位施压以惩治违规者”?来信进而认为,“这种感情超越理智、超越法治的做法不但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行为,而且也体现出学术研究者客观立场缺乏。”在写信者看来,造假有两种,一种是“主观为之”,另一种是“因文风习惯而导致的”。“应该区别对待”。来信还劝诫《当代电影》不要发表这类“贴大字报”式的文章,因为它“降低了《当代电影》的学术含量”。

来信中最有分量,因而催我走上“打黑”道路的言论如下:“学术打假者可能未必会将目光放在目前最具有话语权的研究者们身上,因为这样打假的成本和风险可能会很高,即使攻击他们恐怕也未必会对其个人造成太大影响,因此矛头必然会主要指向青年人,以这种方式进行批评,我以为非常不利于青年学者的成长。”

最吓人的是,我差点因这篇小文惹上官司——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负责人之一,尹教授给《当代电影》编辑部打了电话,用了近一个小时对我进行严厉的斥责,并声称要到法院告我。尹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他是何教授的导师,

他曾为何的一本书做序。序中对何做了高度评价。

最让《当代电影》难过的是，何教授突然改变了主意，拒绝《当代电影》发表他的检讨。

堤内损失堤外补。这一期的《当代电影》卖火了，据说，光中戏的师生就买了200本，后来又加印了数百本。《文艺研究》、《电影艺术》的主编纷纷找我，希望我再有这方面的稿子给他们。《当代电影》受到鼓舞，催我再写第二篇。

就在此时，我的车胎两次被扎。到派出所报案，警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肯定是得罪谁了。”真不愧是人民警察，一语中的。可让人郁闷的是，我等了4年，始终没收到法院的传票。

第二篇小文：圈内无处可发

我的第二篇小文点了3个人：倪副教授、路教授（某学院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电影艺术》编委）、高教授。但《当代电影》言而无信，压稿不发。两个多月后，主编要我把人名、书名隐去。理由是，路教授是国务院学术评议委员会的委员，得罪了此人，对于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不利。何况，路还是我的朋友云云。我告诉他：人名书名隐去就文不成文了。路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没有干这事的。

不约而同，《文艺研究》的主编也变了卦——托人传来的理由是：路是他所在研究院院长的同学，是研究院的客座。而高是他去年博士答辩时的导师之一。刚拿了学位，就揭导师的短，不够意思。《电影艺术》倒没有抽肩膀，但是我也不想找了，那主编是我电影学院的学生。我不想给他出难题。

圈里盘根错节，只好转到圈外去，此文最后发在了《博览群书》上。于是，圈子里太平了，主编们踏实了，抄剽者安心了——反正没几个人博览群书。就算览了，又奈我何？既然可以“好官我自为之”，为什么不可以“好师我照当之”？

话虽这么说，有我这个“不安定因素”在，“好师们”总会犯嘀咕。央视电影频道节目部主任陆弘石告诉我，路教授给他打电话，请他劝劝我，不要再写了。陆对此发表评论：“他还好意思！”然而，我却对这位导师突然怜悯起来——连我的

学生都从我那篇小文中看出来我属于那种“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主儿；这位在学界泡了大半辈子的教授，竟然没这点悟性。

倪副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不仅要学做学问，更要学好做人！’这是刚进学校的时候，路老师在第一堂课上的第一句话，历历在目，声声在耳！”在导师榜样的激励下，倪副教授在学习做人上又迈出了一大步——2007年4月13日晚9时许，倪给我打电话，承认自己抄剽了陆弘石的著作。问我怎么办。我请她公开检讨。她说怕《当代电影》不发她的检讨。我向她保证肯定会发，并将编辑部主任的电话告之。然而，她从此杳如黄鹤。直到3年后，北大教授李道新惊讶地发现，她的新书又剽窃了他的著作。

12万：打个老虎

人们说我“打苍蝇，不打老虎”。其实，我很想打“老虎”，可我不掌握“老虎”的证据。“权学交易”者才称得上“老虎”。这类交换都是私密行为，像我这样的等闲人士怎么知道？

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成立一个“学术反腐工作室”。通过互联网，放手发动群众。让“老虎”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权学交易有3个无法超越的环节：一是入学考试，二是外语成绩，三是论文答辩。要考硕博士，必须经过笔试口试两道关，那些浪得学位的官员是否合格，一查原始记录就知。二是外语。硕士要求外语成绩及格，博士要求两门外语。查一查考试卷子，就一目了然。三是学位论文。白纸黑字，你写得怎么样，导师的评语，答辩委员会态度，都有案可查。可是，掌握证据的人，凭什么要把证据给我呢？有了，我拿出12万，奖励给勇于揭发并提供证据者。打他几只老虎，出这口鸟气！

2007年8月，“学术反腐工作室”成立，我向社会承诺：凡向本工作室提供权学交易的确凿证据者，本工作室一次给予奖金1万元人民币。

时至今日，举报信接到了几封，说的还都是“苍蝇”。其最大者，不过是某校的教授，抄袭了某在职博士的论文。总之，“老虎”连个毛也未见，我一分钱也没花出去。

实践给了我一闷棍。我明白了,这种工作室是打不着“老虎”的——不管“老虎”在台上还是下了台,了解其权学交易之底细的,都不敢造次。再说,1万元的奖金也实在算不上重赏。

王建民:鞭打自己人

“老虎”没打着,却认识了一位同好——王建民。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主编。前年2月,在给我的一封信里,他谈了如何鞭打“自己人”。征得王教授同意,兹摘录如次——

教育部每年从以往年度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选出一百篇予以表彰奖励。从全国每年5万篇过关的博士论文中挑选百篇,五百选一,可谓精中选粹;花落社科园地寥寥几篇,无异凤毛麟角。因为稀罕,各校均视为张扬博士培养水平之最重要指标,一旦到手,不仅对师徒重金伺候,而且在职称等许多方面出手大方。哪里有诱惑,哪里就有龌龊,身在其中,躲不胜躲。

所谓身在其中,我当值的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在“册子”里挂了号,便时不时地参与某些评审工作。

作为今年百篇优秀博士评审人,我发现一篇论文由抄袭拼凑而成。然而,其导师是我一向尊重的学者,其作者是我多年的熟人,而作者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成员多是我的朋友;我与这学校亦有密切合作,该校的同行专家多为合作伙伴。就是说,这次,我这鞭子要抽打的是“自己人”。

“大义灭亲”一词当然是再熟悉不过了,但以前从未想过这到底有多难。他们远说不上是什么“亲”,要下手尚且如此不易,若真是亲人,我是狗熊无疑。我下移了自己的底线:在他们的要求下,我承诺不向学界公开这一丑事。当然,似乎也还没有堕落到底:1. 已向教育部有关部门书面和电话据实通报、一票否决;2. 电话要求该校主动查处。

来函对中国学术腐败成因的分析,在下有同见;对现状的无奈,在下有身受;对前景的悲观,在下有同感。所不敢苟同的是:你说“人们的麻木和